

百鸟图

中国花鸟画集

荣宝斋出版社

J222.7/152

2007

百味

中国花鸟画集

荣宝斋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白金尧中国花鸟画集 / 白金尧绘. - 北京: 荣宝斋出版社, 2007.9

ISBN 978-7-5003-0978-9

I. 白… II. 白… III. 花鸟画-作品集-中国-现代
IV. J222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24992 号

责任编辑: 孙志华 黄 贞

封面设计: 李秋平

白金尧中国花鸟画集

出版发行: 荣宝斋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 32 号 (100735)

制版印刷: 北京三益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635 毫米 × 965 毫米 1/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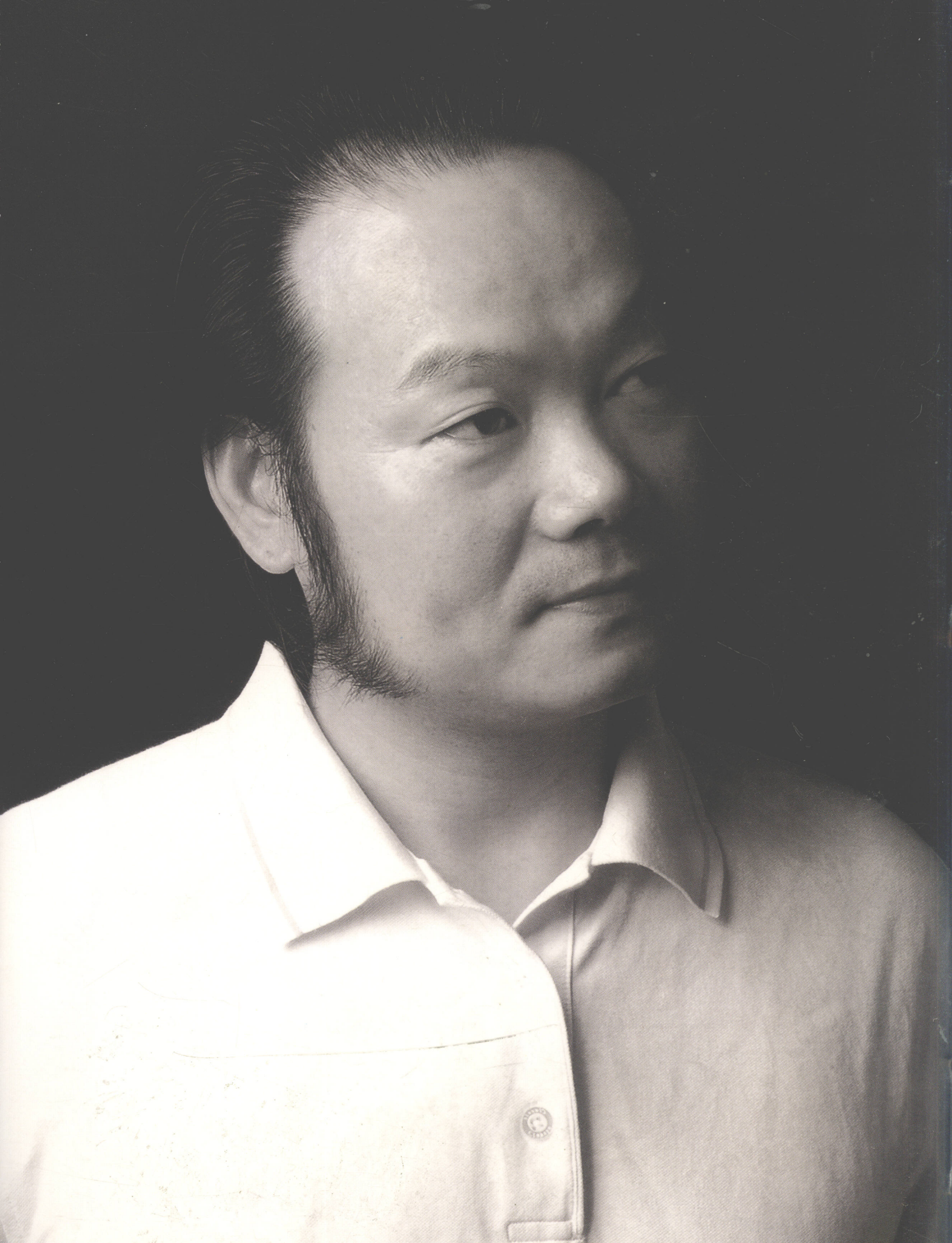
印 张: 16

版 次: 2007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0001-2000

定 价: 128.00 元



艺术简历

白金尧，1966生，河南郑州人，供职于郑州市文联。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河南省政协委员、河南省书画院特聘画家、郑州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。

作品：

《早秋》入选2001年全国中国画大展；

《花间鸟语》入选2002年全国中国画大展；

《闲居幽禽鸣》入选纪念“讲话”6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，获优秀作品奖、河南省银奖；

《高原秋霁》入选中国文化遗产美术精品展，获优秀作品奖；

《瑞雪》入选中国画六十家赴美作品展，获金桥奖；

《和风秀色》入选“西部辉煌”全国中国画提名展，获优秀作品奖；

《秋实》入选河南省第九届美术作品展，获银奖；

《春风拂月》入选新世纪中国画精品展；

《晴岚》入选21世纪中国画澳大利亚展；

《唐人诗意》入选当代中国画百家作品邀请展；

《花鸟》入选第十三届中国花鸟画邀请展；

《秋韵》入选第二届中国美协会会员展；

《风霜高洁》入选当代中国画精品展；

《竹树清可栖》入选迎奥运全国中国画大展。

在北京、郑州等地举办多次个人画展，出版有《白金尧张玉芳画集》《白金尧张玉芳花鸟画集》《花鸟之道——白金尧张玉芳作品集》《白金尧中国花鸟画作品集》。作品先后在美国、日本、法国等十几个国家展出并被海内外机构和人士收藏。

求索在“技”“道”之间

——读白金尧花鸟画

文/徐恩存

环顾当代花鸟画创作的整体态势，应该说是不尽如人意的。因为，我们看到的是处在“瓶颈”状态中的花鸟画，尚未摆脱千篇一律、陈陈相袭的局面，有创意者与突破者，寥若晨星。从审美的角度看去，尽管不乏形式与语言的试验，然而仍然无法从困惑中超拔出来，在有目共睹的审美停顿中，花鸟画便显露出品质的平庸、精神的乏力、魅力的苍白……

时代呼唤体现当代审美精神的花鸟画艺术，要求画家创作出更符合艺术规律与艺术本质的作品，这是摆在当代画家面前的一道必答的命题。

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去审视并判断白金尧的花鸟画作品的。

应该说，白金尧是在“技”与“道”之间开始自己的艺术思考与创作的。可贵之处在于：无论如何徘徊困惑，白金尧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艺术目标与艺术理想，遵循着“以技入道”“以技入境”的原则，在技法训练中融入文化修养，使笔墨更具内涵，用以营造特定的审美境界，并在其中以自己的情怀去营造一种诗意，传达一种氛围与气息。

由工笔画的工谨严整入手，白金尧从传统规范中汲取技法和境界的美感、气息的表现与锤炼。在创作实践中，

他逐渐把意象与美感的表达从工谨严整中解放出来，作品出现了“工而不工”与“不工之工”的松动之美。经过这一阶段的开合聚散、收放繁简的探索与实践，画家的创作在从容自然的情况下，进入了“小写意”状态，在不事张扬之中，把艺术选择、艺术取向都聚焦在一种静、动结合与简约疏朗的风格创作中。

由工谨严整的工笔画到从容自然的小写意，说明画家不只是完成了技法的转变，更是一种艺术观与艺术理念的重大转变，这一转变标志着白金尧的创作逐渐向性情回归，追求心性的抒写与表现。显然，小写意花鸟画的艺术风范、风格样式、情感意蕴等，更符合白金尧的气质与心性，他在疏淡的笔墨与简率单纯中找到了自我，也确立了自我，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深入的艺术求索。

绘画之道，愈简洁、单纯，便愈有难度，寥寥数笔，并非一蹴而就可以轻易为之的。而白金尧的小写意花鸟画，正是在简率、单纯、淡泊、疏朗中追求一种从容天性般的形式和语言表达方式的。在这种平静、淡定的笔墨与意象之中，白金尧在删繁就简及形式意味的营造中，渐渐形成了自己的手法与趣味。

我们看到，在力求简率、疏朗、单纯与淡泊中，白金尧的作品表达了他对艺术的思考与理解，表达了他对自然

的思考与理解，并在两者之间架设了沟通与交融的桥梁，使之在互补、互动中产生特定的美感与气息。无疑，这是画家走向成熟的标志，是画家“以技入道”“以技入境”的标志。

分析作品，其显而易见的图式与笔墨风格，使我们感受到一股天然去雕饰的清新气息，这是十分难得的。尤其是画家以简约、率性而不张扬的笔墨在画面中营造的空灵、飘逸感，使作品处处透出一种超凡之气和一种古典境界。也许这正是白金尧作品的可贵之处。因为，画家意在营造一种精神的符号和精神的世界，画家笔下的花鸟意象，也不再是现实世界的物象，而是移情的结果，是心灵作用的结果。

所以，画家特别强调“一枝一叶总关情”的细微表达，并且在笔的游动中，让线在一波三折中或长或短、或浓或淡、或干或湿的变化，使之呈现为一种独立的本体之美；而且在长线、短线、斜线、弧线的交叉、错位中，实现了平面空间的分割，使所有的线都在同一平面中获得美感的展示。

而我们所看到的，正是画家“以书入画”产生的笔线之美，花卉的枝干犹如书法的线条，无不表现为起笔、运笔、止笔的节奏感与韵律感，使看似简洁、单纯的线条，

显示出内蕴的深刻、文化的品质与精神的纯度。

由于“小写意”不特别强调笔墨淋漓酣畅的挥洒，而是于一定的法度中，寻求有限的自由，使笔墨在一种节制中得到一种分寸感。白金尧在墨色的运用中，营造出一种令视觉愉悦的灰色调，其中又以冲水、水墨互撞、墨破水、水破墨等方式，演绎出墨色的丰富性与多样性，使画家笔下之墨在色的变化、层次的变化与韵致的变化中，产生含蓄与朦胧之美，同时，又含有些许抽象意味，平添了画面的审美魅力。

作为承前启后、继往开来的画家，白金尧站在当代文化语境之中，反观传统、审美现实、展望未来，使他的花鸟画创作面貌一新。因为，画家一路走来，是步履稳健的，唯有如此，才能在艺术的道路上取得长足的进步。

白金尧是属于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画家。事实上，有此种境界的画家，必定会收获丰硕的果实，因为“天道酬勤”说的正是这个道理。当然，白金尧在艺术上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好在他正值中年，属年富力强一代画家，加上勤奋好学，不求时尚，不逐潮流，以不变应万变，这正是从艺者最可贵的品质。

我们因此对白金尧充满期待，相信他会以更丰厚的成果献给当代画坛。

画由诗造 诗因画生

——读白金尧的花鸟画

文/汪国真

翻开白金尧的画册，浓浓诗意由然溢出，感觉雅情顿生，意趣盎然，俨然不觉间步入到一个诗与画的梦幻世界。

中国花鸟画从“折笔法”到“没骨法”的转变，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，而真正能够进入文人骨髓的，是北宋时期以苏轼为代表的士大夫画派。“画中有诗，诗中有画”的观点将花鸟画推到了“得意忘形”“象外传神”的境界，他们将花木鸟虫的自然特征，寓意于人的道德情操；用“迹简意赅”的技法来达到水墨之“形神毕具”的表现力，使之有了生命的逸然感和更强烈的穿透力。

白金尧的花鸟画正是脱胎于诗韵天籁的一种创作。他把写意的手段融会于工笔技法之中，从设色到水墨，再从写境到抒情，又于抒情到达意，最后达到“形、神、韵”三位一体的效果。花鸟画与其它画不同，相对来说是一种比较单纯的画种。虽然花草翎毛品种繁多，创造的方法也各有形式，但落墨于纸绢之上则多为表达大自然生命的一种意趣，所以，其达到韵情的表现力就显得尤为关键。表现生命的价值是花鸟画的源泉，花鸟是自然界万物的生命对象，而以画拟人，以主体拟人就必须含情、蕴情。寓物于情，寓情于景，正是花鸟画以情动人，以韵感人的动人之处；所以说，一幅成功的花鸟画必须要充满情韵。要让观者能感觉出一种赏心悦目、心旷神怡的心理效应，这样的作品才是灵犀之作，才能与欣赏者达到共鸣，以至升华为心灵的内在享受。

他在技法上巧妙融会工笔与写意的笔意和韵味，力求用简洁的黑白二色来反映自己的内心世界，使创作达到意境之至端。在其所画中多用梅兰竹菊来衬托翎毛草虫，用动来渲静，用一动一静的画面不知不觉地讲述出一个个的隽丽故事，而随着手法的高超、张弛、自然、灵鲜悄然渗透画面，给人以心髓的启悟与叹止。画匠动其目，画师动其心。当掩卷之余，每一个观者都会产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心的悸动，大概这就是艺术的感染力吧。

观画如观诗，是白金尧花鸟画最显著的特色。翻开每一幅画卷，你首先感到的不是丹青痕迹，而是一首首用色彩精心勾勒成的诗句。同时，你也触摸到作者的诗心脉动，由衷感觉出作者是位饱学儒君，举手投足便表现出灵气与蕴涵。当你看到《一枝红艳露凝香》时，自然就会从那一枝盛开的牡丹中看到杨玉环的影子，在雍容华贵中绽露着得意之形，而悠然而至的一俯一去的啼鸟也会引人遐想，欲落不忍，欲飞不能的逼真形态完全构思出了牡丹“露凝香”的精髓，真真地令人拍案叫绝。

端详《闲居幽禽鸣》，可以看到松竹梅与石的丹墨交谊。倾听到了攀枝鸣啭之鸟与徊鸡的对和，从禽鸟的每一簇翎羽到梅花每一点的蕊粉，都细微如致，鲜活得让人膛目结舌。此时，观者不由得随其来到了朱熹的诗境里：“端居独无事，聊报释氏书。暂息尘累牵，超然与道居。门掩竹林幽，禽鸣山雨余。了此无为法，身心同晏如……”

在《尘埃不到处》里，作者精心用线条去皴勾每一处细小，用工笔的松鼠与写意的松竹融合成一幅故事。为了达到“无尘”的效果，他甚至吝啬丁点的渲墨，唯恐淡淡的一点浸染了这个无垢之地，使整个画面失去洁净、天然、梦幻。而那上面的四个松鼠或跳跃、或安详、或嬉玩，无疑表示着这里远离俗世的喧闹，寂静无尘，使你不得不随口读出“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”。

当看到《闲云》在松竹梦中悄然流过，宿鸟孤自沉睡于枝头，你肯定对冯延巳的“枉把游丝牵弱缕，几片闲云，迷却相思路。锦帐珠帘歌舞处，旧欢新恨思量否？鹊踏枝。昼日恹恹惊夜短，片霎欢娱，哪惜千金换。燕晚莺颦春不管，敢辞弦索为君断？隐隐轻雷闻隔岸，暮雨朝霞，咫尺迷云汉。独对舞衣思旧伴，龙山极目烟尘满”。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。

当你看到《风动一帘秋》的画面上三只虬松软枝上

跃跃欲动的鸣鸟在召唤着风中难以靠近的友伴，那种汇凝了亲情、友爱的可掬形态时，怎么会按耐住心中的激动呢？且不说画面将风向描述的神形兼备，甚至三只鸟在召唤着什么你都能看得出来。它们形态不一，有的缩颈恐惊，有的担心呼喊，有的在鼓励加油，场面栩栩如生，淋漓尽致。使你身临其境，自然地融入进“风动一帘秋”的深邃里。

同样地，在《幽林偕趣》里，读解到王维“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。深林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”的心吟；在《纤尘不染白玉姿》里，读解到毛滂《武陵春》诗句“风过冰檐环佩响，宿雾在华茵。剩落瑶花衬月明，嫌怕有纤尘”的绝唱；还由《清风拂云》中，读解到那摇动着的风竹在与带枝上的双鸟朗诵着杜甫的诗句：“绿竹半含箨，新梢才出墙。色侵书帙晚，隐过酒罇凉。雨洗娟娟净，风吹细细香。但令无翦伐，会见拂云长。”在《晚风静语》中，那曲柳微风里，摇曳的嫩枝悠条不禁诱惑，凭舞俏袂。而孤鸟寂宿，独怅闷怀，吟思着陆游的泪类游、……心旷神怡的灵感处。一幅成功的花鸟画必须具有诗境：“茅檐人静，蓬窗灯暗，春晚连江风雨。林莺巢燕总无声，但月夜常鸣杜宇。催成清泪，惊残孤梦，又拣深枝飞去。故乡犹自不堪听，况半世飘然羁旅？”在这种强烈的线条反差里达到了此诗无前的意境；沉浸于《雨净春山空》中，空灵邃染，清淡的线条层次，点缀着竹、梅、松，初霁的清新顿时渗透入骨髓，在岚雾流云中清晰地听到了欢快的鸟鸣，仿佛它们在叽叽喳喳地对吟着皎然的五绝：“送花新雨净，帆叶好风轻。千里依元舅，回潮亦有情”。

看过白金尧的画卷，诗意与画面经常交织在三维幻图里，使之自然融合，心绪难脱其境，读诗之时，常有画面逾现于脑，坦浮于心。吟到李白《秋风词》：“秋风清，秋月明，落叶聚还散，寒鸦栖复惊，相思相见知何日，此时此夜难为情。入我相思门，知我相思苦，长相思兮长相

忆，短相思兮无穷极，早知如此绊人心，还如当初不相识。”脑海中顿然凸现出那瑟瑟中的残枫伧竹，那凄鹰俯悲，踉跄折落，那劲风朔吹，枝抖叶摇的《天涯何处不秋风》画面，猎猎秋风于那昂冽的词句交织着更叠，在秋门渐闭中沦落着相思。

读着苏轼的《书林逋诗后》诗句：“先生可是绝代人，神清骨冷无尘俗。”顿然想到《扫清繁艳余清骨》中的独鹤，傲然蔑踏于松梅之上，一袭墨衣浑舍于黑白清羽，品格、德行、志向达于绝伦之界。不觉疑惑，此等释意到骨髓之作，其灵感究从何处来？！不由叹止。

似这样的摄人心魂的画面，在诵读唐诗宋词时经常可以释出。如读到杜甫的“丹青不知老将至，富贵于我如浮云”，就会不由地想到《富贵长春》中欲放的馨荃牡丹；想到邓拓的名句“春风大雅能容物，秋水文章不染尘”时，就会浮现出其同题画：一幅用秋枫与高峰栖鸟揉塑的画面，振飞与期待蕴构成的奇妙文章；当吟诵王建的《赏牡丹》诗：“此花名价别，开艳益皇都。香遍苓菱死，红烧踯躅枯。软光笼细脉，妖色暖鲜肤。满蕊攒黄粉，含棱缕绛苏。好和薰御服，堪画入宫图。”眼前就会呈现那幅《满蕊攒黄粉 含棱缕绛苏》的妙图。那片片衣翼蝉迸，那丝丝花蕊揽芳，竟引得双蝶无径自来，翩翩起舞……

无须赘述了，观画如斯，解诗如斯。能把诗与画如此巧成天作之人，能将境韵融合如一之作，金尧首推也。热爱生命是白金尧花鸟画的主体，他通过笔墨的韵味、线条的质感、色彩的变化来升华演绎了另一个层次的世界，那就是天籁诗韵。从徐黄二家、青藤白阳的淡墨欹毫、纵横豪宕里走出并创新清新，回归到个性突出、飘逸潇洒、气骨兼备、情趣盎然的梦诗，乃一般人欲为而不可为之境界。而此种境界，白金尧则独领神会。一旦走进他的欲望世界，会使你的心迹流连忘返，久久地在幽境诗意中徘徊。

扫除繁艳余清骨

文/常安

金尧原主攻工笔花鸟，近年来渐转向写意，但画中仍有工笔的笔意和韵味，可谓兼工带写。这种转变非为了时尚，大抵与其性情变化有关。金尧喜交朋友，性情豪爽，又好儒道之学，尤钟老庄，常以其要义阐释做人做学问的道理。画乃心画，即心印也。写意较工笔更重意境、情趣、思想。因而，他的工笔画转向写意是有其潜由的。

金尧的花鸟画，题材上多是传统的梅兰竹菊，翎毛草虫。但在工笔的基础上受文人画写意的影响，谋求着出新的表现性。他在克服工笔刻板造作的同时，参酌其疏淡净匀的勾勒设色法与没骨法，赋予了写意画细腻的抒情意趣，不伤形似，又重神似，形具神生，背景多以淡墨渲染，给整个画面衬托出静穆、苍浑、淡雅之感。

形神问题，金尧多有思考。他对元人花鸟情有独钟，并对清初花鸟反复品酌。但恽寿平的“参与造化，以为损益”对其启发最大。因此，他以大自然为创作源泉，力求在传统的基础上补充新的营养。他常对景临写，为景写照，写景留照，见景留影，并反复揣摩，体会其精神所在。这使他不只是把“师造化”局限于对自然的机械描摹、复制，而是着重对生活的感受。对待“形”和“神”的关系问题，他笃信恽寿平的话：“写生神韵为上，形似次之，然失其形似，则亦不必问其神韵矣。”于是，他坚

持“以形写神”的正确途径，并从中找到花鸟画的色、光、态、韵等形似之外的东西。其中，“韵”是最重要的。古人曾有“传神难，传韵尤难”之说。所谓“韵”，即花鸟画总体的审美表现，乃综合的美感。这种审美感觉是很微妙的，甚至是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马致远的“枯藤，老树，昏鸦；古道，西风，瘦马”，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情调，是什么？却难以名状。因此，“韵”是不容易言说和把握的。仅从形象本身的“形似”或细节的刻划、背景的衬托等方面着眼，往往是不可能达到的。在探索花鸟画过程中，他便投入了更多的激情，摄入了更多的学养。

随着对中国画的深入理解，金尧的画逐渐摒弃了浓艳的色彩，而代之以渲淡的水墨。一方面这是他从文人画理论中得到启发而对色彩与墨认识的转变。认为水墨高于色彩，水墨更能体现花鸟画的笔外之意和不可言传的神韵。这种转变无疑是一种升华。因为“色彩的感觉在一般的美感中，是最大众化的形象”。（马克思《政治经济学批判》）王冕的“我家洗砚池头树，个个花开淡墨痕。不要人夸颜色好，只留清气满乾坤”，（王冕《墨梅》）正是对水墨神韵魅力的咏赞。另一方面也与其淡雅的审美追求有关。金尧的不少作品表现了荒寒、苍茫、萧疏之境。这些境界乃是宋元文人画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。李日华在其

《紫桃轩又缀》中言：“绘事必以微茫惨淡为妙境，非性灵阔澈者未易证人……其它精刻逼寒，纵极工力，与高流胸次，抑何观也？”清代邵梅臣也曾说：“萧疏淡泊，是画家极不易到工夫，极不易得境界。萧疏则含笔墨之趣，淡泊则得笔墨之神。”（《画耕偶录》）不过，金尧并没有刻意追求荒寒野逸，他更多的作品是表现大自然的勃勃生机。即使在表现秋风里孤独的燕雀，霜雪中萋迷的衰草，也总蕴含着一种生命的顽强。这是画家生活阅历、人生感悟、审美追求的体现。如他的《雪霁图》：从画面上看，冰封雪冻的荷塘上斜立着稀稀落落的残枝，连一片败叶也没有，枝头上卷缩着几只鸟雀，俨然一幅寒酷、肃杀、落寞的景象。但画家意在营造一种萧疏淡泊的禅境。同时通过残枝的阴影，暗示了远处平射的阳光抑或月亮朗照的希望。

明清之际，禅宗大行其道。其核心的旨意是“我心即佛”，这与文人画在艺术表现上追求象外之象、意外之意、天人合一的境界相通。在文人画中，“心印”是一个画家的灵气和审美意趣，既天机难测又发于自然。《雪霁图》其实就是画家“心印”写照，只是有许多连其本人也无可名状罢了。徐青藤曾在自己的墨荷图上题到：“牡丹为富贵花，主光彩夺目，故昔人多以勾染烘托见长，今以

泼墨为之，虽有生意，多不是此花真面目，盖余本人性与梅花宜，至荣华富丽，风若牛马，弗相似也。”金尧有画曾以《扫除繁艳余清骨》为题，正与青藤所题相通。可见，画家们实际上都是在借自然景物描绘“无形之我”，而此类野逸写意画中所蕴含的真意，往往超越物象的一般的自然属性，具有人们难以冀求的社会与艺术内涵，若非穷理尽兴者是难以悟出天机的。从金尧画中的自然、含蓄、凝练，是不难察出其中的一些妙悟的。画家这些表现禅意的作品很多，但不同的心境所表现的意境也不一样。如同样风格接近的《秋塘晨韵》，即一扫萧杀落寞的景象，一群欢快的小鸟打破了荷塘的沉寂，平添出昂然生机。这是对生命的礼赞。与其说是写自然，毋宁说是写自己，写人生。

金尧的花鸟画，表现手法上似很精细、考究，因景、因情而绘之，其实写自他熟练、自然的把握之中，并不刻意为之。八大《题山水画》中曾有“法法不宗而成”之语，其关键在于人能秉承大自然的灵气，陶咏自己，以己性灵妙悟自然规律，从而达到意象独逸而景生。金尧深悟此道，欲倾尽毕生精力而图之。

目录

- 山静无言/1
拣得秋风最好枝/3
唐人诗意/5
花光艳映水云酣/7
寒林引旧枝 映竹复临池/9
久经风雨不知寒/11
不知霜气冷 只觉月光清/13
木落雁南渡 北风江上寒/15
秋水文章不染尘/17
幽林清趣/19
禽翻竹叶霜初下/21
唐人诗意/23
花枝欲动秋风寒/25
幽山空谷闻鸟声/27
花含欲语意/29
扫除繁艳余清骨/31
花开释禅意/33
紫玉含润/35
凉叶飘萧处士林/37
微风洗高秋/39
尘埃不到处 竹树清可栖/41
梨花一枝春带雨/43
晚风静语/45
风摇青玉枝/47
花开花落君自知/49
风吹山带遥知雨/51
茶道生活赛神仙/53
霜重色欲浓/55
点缀秋林意尽妍/57
禅境无垠/59
野草闲花各自春/61
寻常草木见禅心/63
唯有幽鸟自来去/65
禅心尽入空无迹/67
春风大雅能容物/69
风清月淡萧声远/71
淡然离言说 悟悦心目足/73
秋到重阳景自新/75
风动有奇香/77
摩崖花语净无尘/79
喃喃花语/81
东风正伴春来早/83
风霜高洁/85
野凉疏雨歇/87
大吉图/89
幽林逸趣/91
宋人词意/93
唐人诗意/95
闲云/97
秋日胜景/99
雨净春山空/101
孤月空天见心底/103
梦里觅诗/105
寒原霜色劲 幽鸟枝头栖/107
道法自然/109
秋塘诗韵/111
闲居幽禽鸣/113
悠悠白云里/115

執大象
 天下往
 往而不
 害女
 乎泰
 樂樂大
 師過玄
 世道之
 出言治
 乎此也
 味視之
 以見聽
 之用之
 既也子
 去情之
 余之文
 余之文





拣得秋风最好枝

68cm × 136cm

唐人诗意

180cm × 46cm



石下蒼苔
綠水清
流
映
翠
華
東
林
極
遠
望
白
雲
橫
空
中
危
巖
毛
翰
收
已
三
年
矣
李
克
修
書

夕陽
西
照
空
林
晚
鐘
鳴
鐘
聲
入
耳
心
亦
靜
矣
李
克
修
書